



廣川書跋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長樂郡
張錄西
請字書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特望之知爲盛德君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
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
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
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藪封莓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
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之文敝極矣
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
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
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
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名者余謂唐之古文自結

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放生池碑

顏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晚年嘗載石
以行礮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畱其所鑄石監視
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于
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世或謂公以書傳流
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甚至以書藝人並傳

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
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絕藝觀太師名德偉然

為天下第一忠義之發本于天性今人不得盡知惟
書法入石流傳于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
公為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
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
聞蓋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善常患後世不傳則
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摹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為書今其石剝
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煥發正在筆
畫外若卷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得詔書爾果有道耶

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
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
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
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諸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
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
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
郡人為吾寶之昔歐陽文忠公嘗疑唐相賈耽為之
蓋耽喜陽冰書嘗為序其說文字原耽後又為滑州

五石書苑 卷之十一 四九 補益
刺史其爲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興所爲
王筠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
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時有
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
不盡於此而刻元興頌者獨見此碑爾元興又謂陽
冰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信矣則亦屢
進而不止也

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以
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迹可求哉觀陽冰此帖

得書法三昧雖規合槩應不遁方圓至其神明合離
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迹之間也
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
求于法不參流動如羚羊掛角更無聲迹逮其游于
法之外斯可語成法矣

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千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于此
琴在太常昔陳儀爲協歷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
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書曰南溟
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

爲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論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据曰昔孫綽云回風臨岳剛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籍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能奴來反乃是僧爲鼈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

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季海

書名唐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

狀良音若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挾而警之是一快事

謂瓌能孤岫不害于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

非哀表賢逸能奴來切憑相觀禳穰災古人已如此

音况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据耶爾雅曰山有穴岫

不必謂如神漢凡山有竅可穿者皆是故謝康樂言

窓間列遠岫玄暉言雲表吳岫微杜甫言自多窮岫

雨韓愈言點點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

雲初吐則不可謂由聳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

王氏書卷之十一

爲已足黃子說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辯政和
元年四月十三日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爾
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
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
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敘樂毅論
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
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
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昔蔡

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
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
授逮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清臣徐
季海守舊法而真行盡合于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
授其法而絕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
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宜其不
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令狐綯文字季海所
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它石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

執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
矩未嘗利角耀鋒構成觚棱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
器繩墨既陳潛刃其間求礪削之迹殆不可見况痕
瑕節目可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
顧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書於楷懷素得書於
草故魯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
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
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昔魯男子以其不可學

柳下惠之可素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丕緒舊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盡
應比宅書若異蓋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
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臉而天度
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豪籍之緹油心量形象
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
書者耶鄔融嘗問素胡不學雷雨痕良久而省又問
撥鐙法如何曰如人並乘鐙不相犯剜鋒事密射如
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扑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衰也

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旭則更

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真字不見于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氣徐起而視所嚮無前故能迥出唐諸子右奄薄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制該備顧後世不能加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濛而問太虛時矣至其會處乃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高閑千字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

鬼神旭之書其初豈能無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指與物化而心稽者喪矣縱橫振發超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電雷轟電激方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閑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迹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遺教經

歐陽永叔以此爲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爲薛崇徹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善者則亦

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爲名輩所推良有以也昔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爲高妙但恨乏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迹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僞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其崇鑄刻則知爲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厚銘

號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籀書其作銘在貞元

王氏書苑卷之十二
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籀爲篆
蓋古者均謂之篆至秦旣分殆以史籀所書爲籀不
足異也其日得玉石珮於原上地深四尺黃帝去今
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
怪矣然原上非人迹所至珮藏土下當時不得不異
其說以黃帝爲六千年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
考不得其序史記雖斷自黃帝然歲月猶謬誤而緯
書之說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
增多奇怪亦其常也

陰真人詩

鄴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
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卽祠下盡閱其石謂
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乃屬知夔
州吳師孟書旣成送觀中於是盡破毀其餘石故今
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生
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貌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
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亦異東漢
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異不知安世
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
洪曰長生服金液半劑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

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也

李翱題名

李子揚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目蓋自韋肇始而兩京初未聞今考文公所書知府送皆有會集書於慈恩石楹蓋當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尤貴重觀韋貫之集有啓獻韓貞公乞免知進士舉當時貞公欲以解頭目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可令舉子作解頭取及第由是乃得以李翱爲第一張仲素次之蓋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爲盛卽此題名是也子揚世系蓋習之胄緒

宜其保此

桐柏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代石刻文旣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積書此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積爲此碑世亦因是爲据

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疏瘦婉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叔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為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曰其先蓋幽都又戴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執如臥龍狀故叔倫詩曰鄰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

象人之所寶榘楠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宇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四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義尊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翱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園池記別本

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剔刮磨洗於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鵬亭名白鵬

亭鷺白鷺白濱亭名雅薛姓文安裴姓軌

梁為正亭名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聞

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于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評語鄙俗如村野訟謀無所校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為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眾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嚮若者也

陰符經序

柳誠懸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惟君謨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盡其妙處觀其平時論曰尖如鎚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文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金剛經

誠懸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為孝敬不足故昔時高麗百濟

入貢齋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
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玘謂
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書誠爲絕藝猶可
貴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孺嗣
復歎夫朋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不能忘
必求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天下而無私好憎之心
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愾忿少容以及
於禍昔牛崇爲隴西主簿羊喜爲郡功曹馬文淵爲
太守涼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曆皆取於
此

衡州門記

衡州記唐太中四年李侗爲刺史因治郡署立通門
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見書撰人名蓋侗所爲也其
言衡陽當五令門考于書蓋古文嶺字爲領五領皆
在今廣南以衡岳爲五嶺門昔鄧德明作南康記其
五嶺甚辨然皆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潛記以大庾始
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子之
論雖異獨無以衡岳爲五嶺者或侗自有据而衡山

五氏書苑卷之十二
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趙璘登科記

秦始晦藏趙璘登科記書本唐人蓋筆畫工力殆出遺教經而稍爲出入繩墨不拘律度內顧後世書名者未能伯仲間見首末盡亡蓋自開元二十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又有缺剝不可倫序或遺去十年或少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此書旣久其存宜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異者此不能盡考也昔鄭顥當知大中十年舉宣宗索登科記按顥表目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姓名皆是私家

記錄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璘采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今所存纔六卷而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而世存之故今得有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殆無璘所撰登科人目則此書尤可貴也因錄而藏之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

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歎也梁制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達中彼此感恩

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任唐
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
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于貞元不應咸通間盡
廢知當時唐之制度不能行于四方也

唐經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
至于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
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爲書
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爲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勢
則偃筆從字有同處初爲別體若其垂露懸針礎石

釵股諸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絕塵掣影則不謀自
合此其貴也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黃
庭清濁字三點爲執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趨鋒樂
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
動上則左堅右揭如此論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二合
用二兼三解極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等
所爲字若盡求於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令人作字
旣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嘗過是亦未嘗求于古也

整屋尉題名

整屋音周直

唐都關中整屋在畿內爲望至重而尉尤爲要任自

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考之皆自此入翰林充學士者接武不者猶為真御史世傳縣吏視尉到而輒論其官壽所劇未嘗差蓋閱人多者自有据依惟貴人多故知者尤審也水曲曰蓋山曲曰屋其取名者如是

津陽亭詩

司馬懿征朱然於樊城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門為津陽然則漢以洛陽宮為名而南朝效之若蟠之言津陽即本漢之東郡

鄭蟠津陽亭詩其敘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故典儀書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津陽為

城門則有亭宜也

廣川書跋卷第八

廣川書跋卷第九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竊疑其書謂既葬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既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為考其文是反機于京書之所傳其譌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餘雖于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證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今書本無軍字反機于京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民戰敵碑為軋敵陳力應變碑為陳方僕射已都作以都書曰菑害碑作

熒害以文考次知書本爲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者不可誣也後世校讐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已所見致文字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祐七年余爲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贊皇李叔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歲月將有釋於後也按新唐書劉昌裔始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說之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歿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剽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嘉之或謂永貞元年十一月夏州節度畱後楊

惠琳反明年六月伏誅則不得順命爲瀘州刺史建中三年曲環爲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則不與李納同時其序錯亂不可以据今考于碑楊琳爲橫巴蜀靡涓公由游寄單船往諭招琳後來降公不有功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則昌裔先在河北外論事不得用則入蜀說楊子琳得佐瀘州子琳歿始從曲環新舊書唐曆書永泰二年崔旰攻劔南節度使郭英乂邛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劔南李昌夔起兵討旰大曆二年杜鴻漸節度西川表子琳瀘州刺史當其時昌裔實佐其州事則自當爲楊子琳但爲楊琳舊書因

之故不得以相亂新書以爲惠琳又以其在夏州陳
計爲惠琳在夏州時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誤至謂
攻濮州蓋陳許節度李光顏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
中二年平盧節度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
年納卒舊書李納之爲留後在大曆十一年其卒當
貞元十五年以實錄考之舊書是也舊書建中二年
李洧棄其師李師道以州來降十一月宣武節度劉
洽與神策將曲環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
擁兵侵迫徐州令曲環與劉玄佐同救建中三年李
希烈侵汴州環大破希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驍將

翟暉以功加兼陳州希烈平環兼許州貞元十五年
環卒上官況代之況卒軍中推昌裔遂代節度碑謂
新帥不牢助勦將逋則少誠薄城況欲遁去皆於碑
可以考之後世不求其事惟史所祿据以爲信則安
得無誤歐陽公嘗以碑考史書謬誤若此之類是也

田弘正家廟碑

唐文敝至韓愈始變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歐
陽永叔獨探其源余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出拔
乎千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校集中誤字三
處曰御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

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必以集爲誤
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
施于君爲不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据也今碑爲
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爲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
可碑雖既定其辭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
於文章磨鍊竄易或終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爲
非耶觀其文當考其詞義當否然後擇其工於此從
之則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
謂是人不敢異其說况碑爲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
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遺藁與刻石異處甚衆又其
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後竄改之也嗚呼知
退之者益少今惟文忠爲得其要其說猶然其下一
等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
相校不失蓋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
事淹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
周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糖粃殆盡略無餘習
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已不蹈籍
前人橫鶩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鬪其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
號其山爲徐山此卽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
事盡錄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
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已出也其曰
故制樸角昔人嘗改爲桷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
題不斲愈於書無不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南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
方得於定_{武音}余感而歎曰明娘子奢莫之媒也媼
母力父是之喜也昔韓愈受詔爲之開鑿渾元索功

玄宰蓋精金百鍊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
越乎外其華燁矣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
子不慧過量其夫且嬌姹之苟以大功尸於私室夸
耀寵靈要求命數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仆於道時
君世宰暗愚自將則受以改命文昌庸伍安知爲文
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組織求麗而綱領失据正如
江左俗學以麗偶自矜借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
間君臣論議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無人庸鄙
暗劣文昌其可承詔爲此哉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
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庶類而當時不容况一日得

行其道吾知其不得存矣或謂不敘愬功考其言用
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
泯沒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筭請身任之帝黜羣
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知名于時嘗忌
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說每務
詆訾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
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紉
綴其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嘗
推愈過楊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羅池廟碑

文公敘羅池事亦旣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
詰聖人闕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
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昔殷人尚祭祀事死以生其
敝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耶嘗觀文公守儒
道甚嚴以世教爲已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
斷不惑于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神則究極細瑣
惟恐不盡豈亦敝於好奇而不能自己耶

爲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爲神
誤矣昔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神益
銜訓嗣事爲譌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軛下引颿音帆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銜訓事嗣退之便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

爲陳中王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歿變化出入六道中蓋上脩則天神果下墜則阿脩羅果然天中極樂脩羅極苦以樂苦相求者皆有盡極惟脩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

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上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媾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禰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芊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

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日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泝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為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泝淵果知非一時其為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為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為雄楚以約從為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使諸侯析

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空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

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郟是則商

於也其後秦虜屈匄

音蓋

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

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

則皆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為秦惠文時也懷王歿

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

漢中林鄴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

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

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嗚呼秦

音武

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郟長救

音煞

猶謂楚人倍犯

盟詛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為求信於神者妄也
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罟琅邪可况後先
此其為可傳也况字未詳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
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疾綰法度量剗不壹歎疑
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
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
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
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無疑此二世詔也昔開

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
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翱
亦可感也志曰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泌為賁與集
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
此誌甚臯干以丹砂受賁之術以歿且以為世戒也
又敘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
疽發於背李遜且歿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歿樂
二年卒盧坦音蛆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歿海
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

尊生矣其壽宜不灰卒以得灰雖甚暗庸不此爲也
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黃卒以此灰白居易曰退之
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
世必信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旣耗不得
如向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患
已如干也可以一歎哉

孔戣志

孔戣誌稱戣平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亦
使人知以銘誌爲貴也廣德王碑其敘亦備矣當戣
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憲宗以其言

忠詔除嶺南節度其治見於嶺表者韓愈盡道之獨
不及華州事則誌不得而具者其序當然也嘗見隋
煬帝時貴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當時如鮓魚蝦子
含肚鱸魚乾膾密擁劔桂蠹鯉腴動輒千品勞人珍
物至江淮鮓魚雖欲不亡其可得耶或曰使得其臣
如戣輩在左右當無此患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
宗卽日朝堂擿烏果切殺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
其時爾非憲宗之明其說果得行乎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重立以傳考

之書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昔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爲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曰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魯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于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爲先聖祀

於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四時爲祭令又無樂文忠公據後世苟簡便謂禮有不足則誤矣昔貞觀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爲先聖黜孔子爲先師然文公遽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下皆以爲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制詔丞相冊封文宣王於是列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戰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然以門人
為配豈古實行之嘗怪二公於此不知考古使後世
疑之此可歎也

廣川書跋卷第九

廣川書跋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

中書謂之草樞密院
謂之底三司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更委嗣源同謀翦滅
不意忽因深夜寨內驚騷遽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
下一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並部
領且歸闕下見別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貞
等為緣軍亂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又未盡聞行
止恐是卻歸鎮府排齟軍都向背未知隄防空設竊
知恐有潰散兵士逃背軍都結構兇徒奔突城鎮右
奉聖旨令諸處更切在誠嚴師旅管內遍切指揮各

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常加警備勿失機宜仍須不住差人探候每事機飛狀申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李樞密使張

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誠書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赦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有三品其文一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三曰羣臣有所表答也已奏如是奏是也誠言誠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誠敕自唐以樞密院領兵事始以宣自別于命余嘗得梁宣底考之知其制

自唐末至五代而行之當貞明時李振爲樞密使凡宣傳上旨以行于外而錄于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與敕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于事後具月日臣某宣晉改樞密承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宣其書蓋與梁同制也河南石溫叟得後唐同光四年三月宣余因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蓋自唐末相承如此梁以李振爲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其事藏之故中書省以敕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密院具姓此制則唐

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宣底同也昔宋次道論繫月日姓名者乃所以爲底今樞密尚用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璽印出蓋其所行以出者與其留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搶攘蓋有司存焉不容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州謀議出此其至竄亡可坐計也方且名李紹榮還闕而恐嗣貞走鎮天之所誘悖謬其心此宣可以資後世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暗於前計滅梁纔三歲爾當皇甫暉以效節軍脇制在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亂又以李嗣貞

將而討其州將趙太紹榮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牽於孽后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於猜攜乃授以師徒余竊怪其取禍以逞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城南紹貞乃辟西北隅明宗託僞還鎮州紹貞勸帝以兵南下莊宗歿汜水而此宣方進紹榮明宗果欲歸鎮豈不知紹貞幸福以激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反於魏軍以苟引壞詔劉氏謂小事可趣紹榮指揮此可爲長太息也始莊宗與梁軍相持會賀正入附遂得魏而梁由此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于以天下爲戲哉其壽

畫筭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
為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蓋人謀召患
雖天心之仁不能拯其救也其稱樞密使即張居翰
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紹貞者霍彥威也皆
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
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豈徒然哉觀此帖下屬州
貢蚌醬猶有古義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醬玉篇作舟切
玉篇而琰切味薄也集韻作醬音同味醢也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固

知禮有貴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歲獻鮪巨乙切醬二
升以說文求之鮪為蚌知此為宗廟祭久矣然謂漢
有舊儀豈以此耶

李國主集賢院書

江左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穀皮細抄其上入中
隱堂備親覽者為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書
有楷法而字頗校讐今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為嘉玩
其書有楷法等亦與供進者絕異晉有中祕書而又
有外庫悉異紙札故虞預言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
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付著作書史寫起

居注然則書紙有等自昔然也

爲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橫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秘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書法之外略有異趣殆不可得至于行筆利鈍結字疏密時可見之然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秘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黃摹書至有墨色

煙落或以重墨添暈當著奉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宜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逸少謂不減已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王珉書獻之謂騎驢駸駸欲度驂驪今視官帖二人書畫雅有相類處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黃偽書少真而摹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于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影而論形神以爲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爲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器問疾蓋平時非問疾弔喪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然余求之故不當尔也唐貞觀嘗購書四方矣一時所得盡入秘府張芝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梁雜迹又三百卷惟器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入官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更書畫煙滅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于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石曼卿書

世以曼卿跡弛不羈故其乘一時豪氣所感豈提鉞懷槩者所能模倣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復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精思者不能過也潞子城有曼卿所書蓋寶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曼卿所上民兵為可行故得與吳遵路周藉河東兵至此迄今六十五年本道再置使按民兵其說正當時所議而西河師中適為上黨尉初得其書摹石此豈亦有數耶

畫錦堂記

運筆柔則無亡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摸畫疏則形慢拘則

乏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
萃 畢袞切萃尊 草叢生也 鈍書病如此其衆惟積學漸成者當
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塚終身于是然
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自
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
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
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
形當時謂百衲本故空勝人也

書萊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其言萊公主陰官若王者居巍

然正坐侍列至衆曰此王也命弼拜既寤稍露其語
故化光得書或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也佛法修羅下
人天一等或疑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神今乃在修
羅何耶廣川董某曰子謂主陰官者爲生大海心而
下劣者耶亦將謂鬼趣所攝而從卵生者耶若公之
蹈難不顧歿以忠力再造王室此與執持世界力同
無畏蓋與帝釋梵王居者不知公在天趣矣子無疑
其如在離溝下竈洸陽倍鮭沈水海口以恐懼驚動
疑俗求敗鼓喪豚者爲公之靈響邪

顏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昔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於此或曰昔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為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余與余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嘗見唐李允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允所記後世據之按顧野王輿地志謂顏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於室內常以緝籠蓋之始出籠即泉涌居宅時號籠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允以為顏文

姜誤也今考地記淄川為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為州治當唐陽冰為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允陽冰在唐猶不得而與地志雖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脩官書見熙寧中封顏文姜為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據李允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斫檀椶遐雞切椶呼奚切椶似檀今江東有之木細葉先殫謂山無檀則不可謂椶椶果足用為檀則世亦不能自問

也昔神龍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
二十八人書離卷為十詔賜其書號寶章命崔融為
序復還方慶當時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
具廣狹高下為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淳
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秘閣復以至
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余嘗見
墨蹟盡作硬黃紙次第屈測入尾直立切集賢日以
後躡也說文屬尾
也謂少如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臨搨者世人以其
石刻出秘閣比它石為難得乃則取寶章一卷別出
謂真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有存者世或得之不

於此求而競從於偽因書其末崇寧三年十月為宗
子大年書

為邵仲叅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物者故常奴爾亦何
至亂真耶後世於書既失眼目而摹搨轉偽則雖欲
如古人懸斷真偽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縑紙所因
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偽者可以辨至工於臨搨而
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曰絮蓋漢紙
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衣舊書長短隨
事裁之則為幡紙以生布作紙絲縫故名麻紙以樹

王氏書苑卷之十二
木皮作紙名穀紙至藥汁涅染點治槌裝則爲經紙
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
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紙硬黃此於真僞可以
不論也余見秘閣寶章集悉爲經紙摹書然武后既
復以賜方慶則畱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然
公家何處得此然有法度陵躐迅快故知爲能書也

僧伽傳

蔣穎叔作鍾離景伯書廬江劉良以示余考之僧伽
本天竺人龍朔初至中國景龍四年入滅蓋年八十
三矣此以舊傳韓退之詩知其瑰奇不可少貶其謂

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此則誤也詩鄙近知
非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
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余與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歿
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而白生當
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
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此殆涅其服者託白以爲重而
儒者信之又增異也龍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曆
教之爲十五年知僧伽在西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
舊傳知之

魯直烏絲欄書

翟湛嘗以烏絲欄求豫黃魯直章爲書蘇子瞻陶淵
明詩字尤用意極於老壯態不似平時書但烏絲治
之不得法礙磔決頗失行筆執蓋縑帛不如昔也往
見晉宋諸人謂縑素之工殆絕于昔惟王僧虔尋得
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郝家所製當時書縑自別是一
機杼故能傳久遠如此觀張芝有縑素書傳于唐而
張昶毛弘亦傳縑素書後人得其舊本便知其異也
今爲烏絲不如昔工又澀緩有浮類槌練得柔滑加
繕治然後可用不若紙也唐許渾以烏絲欄書其詩
爲集然則豫章書東坡詩便爲有考於古也

